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文考略卷六

嘉興李光暎撰

幽州昭仁寺碑

正書 朱子奢撰 貞觀四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皆建佛寺云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數百年其荷

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
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
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
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

秋分後一日書

集古錄

右昭仁寺碑唐守諫議大夫騎都尉朱子奢撰歐陽
公愛其字畫甚工惜無書人氏名金石錄嘗載其目
亦不言為何人書也惟通志金石略以為虞永興書

永興書之傳世者有孔子廟堂碑然此不類而金石
略乃謂出於虞公當必有所據昭仁寺在邠州西八
十里昔唐太宗與薛舉戰爭之處正德癸酉余以使
事道邠州得搨其本字畫若初刻者真可寶也朱公
余鄉先生唐史有傳其文字人間罕存可見者僅有
此耳

金薤琳琅

碑在長武縣朱子奢撰無書者姓氏余觀其筆法大
類廟堂廟堂豐逸此稍瘦勁廟堂五代重勒此伯施

真跡也歐公亦不言誰書鄭樵直以為伯施都元敬
謂必有據而曹明仲曰歐陽通書通書道因諸碑殊
與此不類按舊唐書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
為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
碑此破薛舉處也又通本傳少孤母徐氏教以父書
儀鳳中始知名貞觀三年至儀鳳元年四十八年道
因碑書在龍朔三年去貞觀三年亦三十五年則此
碑非通書明甚而虞與朱同事其為虞書無疑曹明

仲又以虞恭公碑在宜祿巡檢司虞恭公溫彥博也
陪葬昭陵正在醴泉宜祿巡檢司即今長武縣明仲
蓋誤以昭仁為恭公耳且恭公碑亦是信本書非通
也明仲之誤如此據其言者可謂無目

石壘鐫華

余幼讀永叔集古錄所評昭仁寺疑之而此碑久無
傳求得碑陰一紙即有歐說又有蔣之奇輩題名於
是心愈思一當之為快後乃於一故家得敗者四本
高價都市之歐貶太宗懼殺人之名禍以湯武為比

全不見史湯武未一敗安得殺義旅太宗敗於仁杲
損亡甚衆其閉營老其師之後一鼓而勝直追而無
戰遂取之未嘗多殺彼人也其立寺追薦專在我兵
而彼人附之文中自明歐未嘗一覽而遽為立論真
可笑也至於謂其以殺人為歎是長人主喜殺之心
而先王恤亡獎義之典皆可不用其害於萬世可勝
言乎所以然者只是為儒者所惑爭先闢佛不顧其
言之合否也唐文皇此舉真孟子所云不嗜殺先王

不忍人之心也

墨林快事

昭仁寺為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以為
虞世南細閱之筆致娟秀爾雅非永興不能也舊唐
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隕身戎陣者
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碑此碑立於幽
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既為朱則字為虞更足據耳

銷

夏記

呂州普濟寺碑

正書 許敬宗撰 貞觀二年

右呂州晉濟寺碑貞觀二年許敬宗撰呂州者霍邑也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

曰呂州太宗十七年廢

集古錄

臨淄郡公房彥謙碑

八分書 李百藥撰 貞觀五年

彥謙玄齡父也在隋任司隸刺史出為涇陽縣令卒

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脩史時玄齡
方為宰相故也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
隋唐史玄齡碑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
碑李百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章丘縣界世
頗罕傳

房彥謙碑陰具載彥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太宗遇
玄齡可謂厚矣蓋厚其禮所以責其報也太宗可謂

善任人矣

二條金石錄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
隋唐三書皆同獨碑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
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
萊縣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
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
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壯獨此碑與左
傳杜氏注作莊

金石文字記

房梁公碑

正書 褚遂良書

右唐房玄齡碑文字磨滅斷續不可攷究惟其名字僅存其後題脩國史河南公而名姓殘闕者褚遂良也按舊唐史云玄齡名喬字玄齡而新史乃云名玄齡字喬今碑所書與新史合惟宰相世系表又云玄齡字喬松者不知何所據也

金石錄

碑已泐僅存六百餘字褚河南正書結法與聖教序同可寶也舊唐書諱喬字玄齡碑曰諱玄齡字喬當

是以字行后以名為字耳新唐書從碑

石墨鏡華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正書 李百藥撰 歐陽詢書 貞觀五年

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介冑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集

唐貞觀間能書者歐陽率更為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其最善者也至大戊申七月中袖此見過為書其後

吳興趙孟頫

吾家率更書流傳人間甚多邕禪師塏銘乃其絕佳者此帖臨摹鐫搨又其絕精蓋是舊本至元庚辰二月丁亥歐陽玄題李宗道所藏

歐陽率更姜白石以為追蹤鍾王今觀此石刻尚使人驚絕矧真跡哉因知白石之論為信然此化度寺碑蓋舊本收者宜寶藏之至元六年歲庚辰三月十六日喀爾庫庫書

三條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

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妙之本余嘗于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為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神氣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也哉元諸大老寘品評於其間者凡十又三人余尚何言庸掇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宋鑾坡

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雖不敢
謂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緊深合體方
筆圓之妙而殘缺尤甚昔年得一本僅二百餘字後
又致一本雖剝蝕其可讀者幾再倍之當是前百年
物而字意小緩散不能如前本之精勁也豈搨手微
劣故耶因合而識之俟明窓細展究其所以異可也

弇州山人稿

余見時亟聞先懋庵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

右而未獲見每以為恨今太師英國張公廷勉間出所藏舊帙乃駙馬李子期家物銘叙略備其空缺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謂蓋印者帙後若趙松雪揭曼碩巖子山諸公皆有題識惟謝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深穩者最為得之周馳云石刻羽化久矣則此固二百年前物也張公博雅好文事尤重世澤其永寶之不獨如李氏所識也正德五年八月十日

長沙李東陽識

懷麓堂集

右歐陽率更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本王魯齋先生自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為全文而妍媸自見景定庚申人日所為跋如此至咸淳己巳春又得河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迺此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

之為三斷矣乃以數十鱗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
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推
榻數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則
以是為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
文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本清勁文采相懸
絕矣大抵書有輕重之勢而近樞石本類皆一體填
湊字內筋脈舉無存者余與他人言多不省今見此
本乃知古人自有真也

春雨集

趙明誠金石錄載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李百藥撰歐陽詢書貞觀五年十一月立即此碑也余早歲得此碑於崑山沈大中云是黃應龍先生故物以其殘斷不甚珍賞後過文氏停雲館聞有宋搨本索以觀及其出示大略不遠雅慕其舊復手模以歸亦無李百藥字是知此碑自宋已不全矣豈明誠所見又當時之善本與

金石評攷

此歐陽得意之筆未收有舊搨是本乃經重刻每行

缺其半中間更有節去損壞不可摹之字遂可讀者少字亦直存其大都令其峭拔獨立之神雋時化而為穩重綿密之色所軼去者多矣其蕭疎冷澹之致尚存二三焉者古人名法時其不泯不得視為殘廢之物也

墨林快事

墨林快事云此歐陽得意之筆未收有舊搨舊搨自屬難得而重刻碑誠亦足寶余妹夫陳蓋之家有先世所遺碑石余借得搨之蓋除去所缺入刻者雖其

文已不可讀其存者字不模糊所謂峭拔獨立之意
未為全失也

光暎識

褒國公碑

右段志玄碑以唐史攷之多不合云公諱某字志玄而
其名已殘缺然始初不載其名也碑云鄒平人而史云
臨淄人碑云諡忠壯而史云諡忠肅舊史亦作忠壯
與碑合又碑云圖形戢武閣按唐史及諸書功臣圖形
皆云凌煙閣初余得河間王元碑云圖形戢武意謂

凌烟先名戢武後改之爾今得斯碑亦同由是益知
前言之不謬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也

金石錄

公封褒國公時亦授金州刺史見舊唐書而新唐書
亦削之何也且史云志玄父偃師至郢州刺史碑云
散騎常侍益都縣開國公贈洪州都督八州諸軍事
諡信公碑云志玄從破薛舉劉武周

云

而史不書

碑云諡忠壯舊史同而新史曰忠肅其刺謬不合如

此惜碑全者僅半尚未得詳攷爾至如碑書撰俱無

名氏書法雖方整不無少遜崔安上李藥師碑然於

正書中時作一二筆分隸是六代遺習

石墨鐫華

祭酒孔穎達碑

正書 于志寧撰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尚可讀今以其
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
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共脩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
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

完可以正傳之謬不疑以冲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
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
其訛者亦不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
其益豈不博哉

集古錄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世傳虞永興書據碑云穎達
卒於貞觀二十一年時世南之亡已久矣然驗其法
蓋當時善書者規摹世南而為之也

金石錄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冲遠之沒迺後伯施

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法者耶然筆勢道媚亦自可

珍東觀餘論

此碑于志寧換不著書者姓名其書全習虞永興而
結法稍疎自非中唐以後人所辨黃長睿亦云世傳
為永興書非也祭酒沒後永興十年乃學永興法者
書也碑半沒土中據集古錄已謂磨滅而摘其與史
傳不同者傳字仲達碑字冲遠碑與魏鄭公同脩隋
書而傳不著傳又不著穎達卒時年壽今碑字冲遠

與修隋書事尚如新年壽字半泐隱隱可讀云貞觀
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蕩春秋七十有五然則歐公
所有碑與今碑略同數百年間豈無剝蝕之災且昭
陵諸碑多不可讀而孔公碑獨尚如此或公有功六
經而鬼神呵護之耶

石墨鐫華

孔子廟堂之碑

正書 虞世南撰并書 貞觀四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予為童兒時嘗得此

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迨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

集古錄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石刻在關中余有二本其佳者以乞家弟文雖斷缺不甚剝蝕然是五代時翻本也首有相王旦書碑額蓋舊無額武后增之耳至文宗朝馮祭酒瑤請斷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

時立者誤也相王所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虞書入
妙品評者謂其德鄰貞白又謂與歐陽率更齊名而
專體過之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
有失辭特其傳世頗少常見賈耽相公極稱虞筆末
云孔子廟堂碑青箱中至寶而已噫當其時已珍貴
如此況千載之後其殘碑斷墨如魯靈光者但再經
摹勒雖典刑僅存而風骨銛鍛所餘無幾慨念唐石
不勝色飛

弇州山人稿

嘗記在京師時見世南真跡謂以此文石本進呈太宗特賜王羲之黃銀印一顆則世南之書貴重於當時者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見真跡故鮮有知是說

者

金薤琳琅

評者謂虞永興書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觀此碑果不虛也賈耽相公云孔子廟堂碑青箱至寶今碑已經五代翻刻尚爾則當時可知但碑已斷泐在西安府學予常至其處見碑傍

一片石取視之則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後人不復得見此書可勝慨哉

石墨鶴華

榮咨道以二十萬買未去大周二字本即此此刻乃宋時重勒者永興親受筆訣於永禪師當時進呈石本唐太宗以右軍黃銀印賜之今謝表勒在羣玉堂帖好事者合觀之可以知伯施書矣

蒼潤軒帖跋

余幼習此帖亦宋搨本但已經斷折合縫處率差一行以致裝潢之家前後各不相中幾不可讀徧覓全

本了不可得後細詳文義知其誤由折處跡之每行
可失去二三字而已欲改裝之而紙墨腐敗無可著
手乃其鋒稜峭拔情致溫文視近日搨者不啻千萬
因重整其衣飾而識其概如此然好古之士即片言
隻筆玩之可以有得况琅琅千計固間世之瑰寶也
有唐一代雅尚字學大家之遺造物者亦為呵護種
種貞石色澤如新今有志者不出紫頭頓交古哲此
其一也北斗當天是在見知者耳

墨林快事

其書銜曰太子中書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
撰并書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蕪檢校安北大
都護相王旦書碑額相王者睿宗也舊唐書宣宗大
中五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碑始太
宗立之睿宗篆額加大周二字蓋武后時書也請琢
去偽號從大唐字從之此大周字削而相王之銜獨
存也其末曰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王彥
超再建則元碑已亡此重刻也

此碑與皇甫誕碑並書脊為骨廣韻骨俗作骨攷之

漢人如韓勅孔廟禮器碑桐柏淮源廟碑司空宗俱
碑巴郡太守張納碑竹邑侯相張壽碑戚伯著碑金

廣廷母徐氏碑殺阮祠碑陰楊震碑陰及魏公卿上

尊號秦北齊南陽寺碑固已書為骨矣

漢人碑亦或
作骨後周華

藏頌
作骨

故李善注枚乘七發以通厲骨母之場為骨母

之誤而壻字一傳為壻再傳為壻三傳為聿四傳為

聿皆骨之變也

詩有女同車釋文壻音細字林作壻
戰國策韓且坐而脊亡乎王脊臣之

反而行並作𠄎書大傳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作𠄎晉書五行志滄葺於北音義葺息魚反張駿傳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呂光載紀迎大豫於揖次音義揖子魚反次音迄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有揭次縣此皆胥字之誤漢仙人唐公房碑塔字作𠄎晉王右軍帖有女𠄎字

其書幕為莫笑為嘆覆簣為覆賈荆為荊歌為哥其字或通或俗而及之

為反則重刻者誤

二條金石文字記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內史黃銀印當時車馬填集碑下羶擲無虛日故未久而壞至五代王彥

超翻刻之止存鄂廓耳今觀此本珠負玉粟神彩照
映信為千秋至寶唐搨久亡恐世無二本昔宋人榮
浴道以錢三百萬購唐搨本在彼時已難得如此矣
金石錄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題曰相王旦書額者
蓋應額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
請琢去大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矣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前人云歐若狂將
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剛柔

內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謂秀
嶺危峯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今止存一
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爾映發初刻更不知

何如耶

二條銷夏記

永興廟堂碑唐搨自不可得見矣五代時翻刻碑亦
已殘缺漫漶余所藏一本猶完好所謂虞書剛柔內
含者不失其真信為善本至可瑤也又松壑顧先生
曩自山左歸贈余一本亦佳未曾訊其所從來按王

司寇居易錄一條歷城門人趙于京豐原官城武教
諭寄其邑二碑尚極完好蓋世鮮知之摹搨者少故
也一虞永興夫子廟堂碑不減王彥超翻刻西安本

云

云松壑所贈當即是司寇所賞本也

光暎識

九成宮醴泉銘

正書 魏徵撰 歐陽詢書 貞觀六年 碑在麟

遊縣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

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

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集古錄

鄭公此文因隋氏之鉅麗歸唐德之儉損頌而有諷
體了然諫錄中語也渤海書書鄭公語當知合也

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虞永
興稱其不擇紙筆皆能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
之其名大若此然太傷瘦儉古法小變獨醴泉銘道
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為合作此帖得之十年前文既

殘缺字亦模糊視汴刻猶是未央瓦差不蕩古意也
因識而藏之

復得一本更完整覺精意古色流映眼睫間摩挲竟
時率更之於索靖李陽冰之於碧落至下馬坐卧味
賞旬日不能去昔人云解則愛之余不解而愛愛矣
又了不解不知何也

三條兪州山人稿

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
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為九成宮永徽中又改

為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徵言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按醴泉爾雅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甘露雨也而漢魏郡國與唐離宮皆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誤矣

廣川書跋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二條古今

法書苑載虞集說

歐書皇甫君道勁此碑婉潤允為正書第一碑已缺
殘余曾見一舊榻已為貴人攜去浙中余所收乃二
十年前物近復致得數紙其中被縣令使石工鑿三

十餘字則余本又為難得矣宋趙子固謂率更化度
醴泉為措法第一今歸然獨存者醴泉耳化度寺在
朱雀街今禾黍離離無復蘭若之跡不知碑亡在何
時每至其地悵然者久之

石墨錦華

九成宮近皆漫滅射利者乃妄為洗之其形模猶昔
而韞藉屑越矣况有增註其所缺二字而以奴書充
之更堪穢嘔古跡之不幸如此余收有舊搨本自二
字元缺外字字皆完美如新亦墨本之最希有者也

墨林快事

右九成宮醴泉銘魏徵撰歐陽詢正書之合作者此
舊搨本首缺一百十八字嘉靖戊戌八月朔日重裝
以善本補之校今流傳者碑愈殘剝而搨手紙墨皆
不及遠甚固宜寶也

右九成宮醴泉銘其文曰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
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此則隋之仁壽宮也又曰粵以
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丁亥上及中宮

云

云則是四

月無疑新唐書作三月當以碑為正歐陽文忠集古錄每以金石正史氏之失至此又復牴牾何耶

二條

金石評攷

貞觀初歐虞褚薛以王佐才弄翰追配二王謹嚴瘦勁歐陽絕出流落天壤間者何限獨化度寺記醴泉銘最為珍玩習之者往往失其韻致但貴端莊如木偶死於活處鮮不為吏牘之歸假刻誤人人亦罕識真忽見此本殆未易得及復數日書以歸之

北澗集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樵金石略載凡
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於貞觀六年自貞
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剝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
多非真此本乃毘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
為初刻無疑可寶藏也

宋學士集

歐陽率更書米海岳稱其真到內史石刻惟醴泉銘
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銘文字可讀者
皆後人重摹此本雖有缺文乃宋搨致佳下真一等

者也董其昌觀於墨華閣因題

珊瑚網

余向年於王公惟儉家得醴泉善本僅缺數字滄桑
後竟失之丙戌之春復得此本故尚方物也雖缺廿
餘字然搨法甚精昔人所稱草裏驚蛇雲間電發森
森若武庫戈矛者備現紙上今人絕不能有此羶蠟
真宋人本也率更正書多帶隸法如首行宮字左點
作豎筆正鋒一畫乃隸體近年搨本竟是一點大失
書家妙旨矣此搨之所以貴舊也

銷夏記

萬年宮銘

行書 高宗御製并書 永徽六年

萬年宮即九成宮改名高宗幸而銘之書之也行草

視英公碑尤為勁拔

石 墨 鵝 華

此唐高宗書也間都活潑不著矜持湊泊之態誠為

合作

墨林快事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每得二王帖輒令諸王臨
五百遍另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宗晉祠銘不

金史四庫全書
卷六
見佳不如淳化帖中諸書高宗萬年宮銘筆致生動
有晉人遺致勝似所書李勣碑

碑陰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皆與焉書

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蘭亦不草草唐人

能重書學如此

二條銷夏記

今在麟游縣舊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戊戌改九

成宮為萬年宮乾封二年二月辛丑改萬年宮依舊

名九成宮冊府元龜永徽五年五月制萬年宮銘刻

石於永光門外仍令中書門下及文武三品已上并
學士自書名位於碑陰刻之

金石文字記

虞公溫彥博碑

正書 奉文本撰 歐陽詢書 貞觀十一年

右唐溫彥博碑歐陽公集古錄跋顏勤禮碑後云按
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
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
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

齡云名喬高士庶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猶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按顏之推家訓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亦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顏師古匡謬正俗載或問人稱字而不稱名者何也師古攷諸典故以稱名為是蓋當時風俗相尚如此初無義理也然師古既立論以稱名為是

而乃以字行殆不可曉也已

金石錄

率更書溫虞公碑得之驚書人者殘缺不復可讀第
其字畫之妙不在醴泉化度下如郭林宗雖標格清
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李元禮謾謾松風矣

奔

州山人稿

信本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差小而結法嚴整不在二
碑下王元美曰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攷
溫公卒於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年已八十餘而楷

法精妙如此虞伯施嘗謂信本齋紙筆豈亦齋老少
耶惜碑已殘後世不復見耳

石墨鵝華

此碑已久壞下大半皆漫滅不可讀市兒取其存者
而重刻之約得四百餘字余初見之驚喜求全本三
十餘年不可得後得一本乃工已截去壞字亦只僅
五百餘字而已予深為惋惜最末始得此紙乃未裝
者數之有八百廿餘字鋒芒轉折精神宛在余遂手
為裝潢每行約有廿有三四字各自為起竟使一覽

而知其所缺為何等文義可以遥度而聯屬之即缺亦足為完想大抵字與九成宮雖相埒而此更瀟灑雍容其玲瓏秀潤不可以言語形容率更面目千古如對信古刻之不可及而裝潢之不可苟也因述其求之之艱示後之人焉

墨林快事

此斷碑已亡其半名字皆莫可攷唐書溫彥博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尚書右僕射薨贈特進諡曰恭蓋虞言其國恭言其諡溫言其姓也碑有高麗字者即

史諫與高麗抗禮事也碑云無功於月氏即史戰敗沒於突厥事也碑云李綱見禮者即史云李綱歎異其卿相才也其為彥博無疑矣

金石評攷

太常卿薛收碑

正書 于志寧撰 永徽六年 今在醴泉縣

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今存者僅十六碑記中載其十五惟遺此碑先師所錄必目覩其碑與收得拓本者非然則置之蓋其慎也碑止存百餘字而額尚

完 金石文字補遺

薛收碑文字殘缺其可讀處以唐史校之無甚異同
惟收之卒諡曰懿而史不書爾又收之子元超據唐
史及碑皆云名元超而楊炯盈川集載所為元超行
狀乃云名振字元超蓋唐初人多以字為名耳

金石錄

此碑殘缺存者數十字耳碑額題太常卿汾陰獻公
據史永徽間贈太常卿而不書諡見史之佚者多也
碑書法亦類王知敬趙模而無名氏撰者據金石錄

為于志寧

石墨鵞華

將軍張阿難碑

碑書大似李衛公碑殘泐特甚中有云內侍汶江縣
開國侯張阿難又云勇冠三軍掃定河汾等語得無
溢美乎唐初開國宦侍為公侯魚李之禍兆矣

石墨

鵞華

朝散大夫行潤州句容縣令岑君德政碑

正書

張景毓撰

歐陽詢書

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錄事叅軍張景毓字燭微撰
按碑岑君名楨字德茂南陽人也祖文本父景倩解
褐為軍又為蒲州司戶叅軍又調精補衢州司倉叅
軍乃擢授潤州句容縣令是碑因其去而立也碑今
在縣治二門外今年秋余以試事赴句容既失意日
夕游行崇明寺託居民搨數碑以還柳沂江君指示
此及寺中仆地石幢云是李北海所書又檢書史會
要以示句容隱士若江君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少

時與祝京兆往復詩稿及宋刻句容縣志自言遠祖
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錄在鄉中不及
取後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因得摩挲墨本恍憶往
事故記之云嘉靖戊午十月廿一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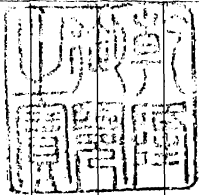
蒼潤軒帖跋

余所藏岑君碑得之吾鄉項氏尾有墨林先生書云
宋搨歐陽率更正書明丁丑又八月十八日重裝共
計五十五楮墨林項元汴珍藏按碑明是張景毓撰
歐陽詢書而蒼潤軒題云唐業行寺主釋翹徵正書

攷金石錄則云擇翹徵正書所異者作徵作微皆不言率更書竊謂元碑是率更書翹公當另書一碑耳
余未得見翹公所書本獨怪率更所書本豈前人多

未之見耶

光瑛識



金石文考略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畧卷八

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棻

謄錄監生臣郭洽怡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文考略卷七

嘉興李光暎撰

晉祠銘

行書 太宗御製并書 貞觀二十一年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為之銘晉侯者周唐叔
後霸天下者也高祖起兵時曾禱於晉侯之祠而以
是報享之太宗製文并書全法聖教序蘭亭而縱橫

自如但石理惡歷年多其銜鍛之存者無幾耳

石臺

鐫華

詳哀周之世天王空寄諸侯力爭而吳楚復割據僭竊於外所幸齊晉二主創為霸圖乃得終春秋而入戰國然桓末終世文開累葉况以同姓之親地掩北紀則周之不亡晉實留之居然一中興之業矣不幸六卿瓜分多半異姓而周始零落晉之關於宇宙豈淺唐能褒功千古豈不允合人心乃以禱祠求助之

私侈加崇奉寧是神明之胄所願受乎即御製御書
不為光也然此碑自予收外游歷南北不聞有見之
者則其視高宗他書更為難得亦所合寶惜者乃指
其私仍錄而存之以俟尚論君子采而訾之云

墨林

快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
製碑文乃銘勒石於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無忌
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

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為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於亭柱富平李因篤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余定交於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曝

書亭集

祠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縣八里而今

縣則古晉陽之故址唐時為并州為北都為河東節
度使治昔人立廟於此以祀唐叔攷之北齊書已有
其名而唐高祖起兵嘗禱於此冊府元龜太宗貞觀
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親書之於石今存祠
中蓋昔之并都甚大祠去城三四里爾在懸甕山之
麓晉水之所發源後人於此引池結亭架橋其上林
木翳然足為一方之勝其廟負山而東面者晉水之
神南面者唐叔之神後晉天福六年封唐叔為興安

王臺駘為昌寧公而宋時又封晉水為顯靈昭濟聖
母飾為婦人之像今之人但言聖母而不復知有唐叔
為古先有土之君矣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晉水以灌
晉陽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
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北史薛孝通曾
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
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無禮將為神
笑是則當時之所祀者唐叔非水神也祠前蓮花臺

上有缺人四一紹聖四年一五年造俱完一弘治十一年一無年月俱壞今之工不及古也

碑陰字體不一其上右方云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瑀特進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鄭國公臣張亮禮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臣楊師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

尚書護軍臣馬周凡七行皆當日書者其餘則皆宋人續題錯亂無次其空處又有洪武二年行省叅知政事楊憲題而絕無一唐人題者以御書之碑不敢擅刻也他碑則唐人之題固纍纍也

舊唐書東夷傳新羅王真德遣其弟國相伊贊於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以上宴餞之

三條金石文字記

晉祠銘貞觀間樹碑其年月記者亦有不同而言太宗撰文并書則無異也墨林快事獨謂為高宗書不

知何據

光暎識

慈德寺舊宅詩

此唐太宗先後於故宅詩二首人以後題字有僧惠鑒書遂以詩亦僧書殊不爾蓋天聖中已刻於神世衡必有所本今原搨即不存然跋語明稱字畫損壞復命工刊立而已未言改書則書仍舊體必矣即未

可必為太宗手筆乃其修整不俗自非惡札其惓惓
慕思之誠尚可見於仿佛固攷古者所宜急想見者
也唐一代書法之妙輝掩千古自其立國之初已然
矣余特為索其故一申之非傳訛也

墨林快事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

今在寺中其文刻於裴灌碑之上方首曰太尉尚書
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
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

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未曰四月
卅日按舊唐書太宗紀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侯
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元年冬拜太尉
陝東道行臺尚書令尋加左武侯大將軍涼州總管
三年加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總率諸軍攻王
世充於洛邑則此乃四年之四月卅日也其五月丙
寅則世充降而河南平矣世民二字草書特大乃太

宗親書

按碑文
行書

又按金石錄載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八分書武德二年與此不同或別是一教

二條金石文字記

英國公李勣碑

行書 高宗御製并書

公陪葬昭陵碑文高宗製并書行草神逸機流後半尤縱橫自如良由文皇藏右軍墨跡如蘭亭之類極夥故其父子青宮萬幾之暇一意模仿以至此也碑首御製御書四字大類褚登善余曾至碑下見碑高

大過房杜諸臣豈以陛下家事之一言而為是以報

之耶

石墨鐫華

文皇以絕世之姿而字學又所留神是以凡有制作不儉不侈自章心得晉王問安之暇時所佩服乃既無其天授魚歎其工力而竊竊効之遂皆拖斷截僅存風流自賞之態視之爾日大醉之貶不啻倍之恐不得聯翼家雞也然初唐之主世以字名亦其貽謀之驗與高宗諸版各有致而此又其白眉者況在黃

屋因題而錄之

墨林快事

贇廣韻作贇胡畎切獸名似犬多力出西海倒一虎者非也五經文字亦云贇于犬反從二虎從貝俗以二虎顛倒與說文字林不同此書用俗體倒一虎而又缺一筆以避太祖諱今人不識之矣蘇文舉開業寺碑亦用此體爾雅贇有力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沈佺期驩州寄家人詩且懼威非贇寧知心是狼杜甫哀蘇源明詩不要懸黃金胡為

投乳贖寄劉峽州詩乳贖號攀石饑飢訴落藤注引
炙穀子載贖銘曰爰有獠獸厥形似犬饑則馴服飽
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贖

梁昇卿御史臺精舍碑作贖一武一虎更奇文選左
思魏都賦蕙葭贖藿弱森李善注引說文曰贖分別
也此又一義

三條金石文字記

蘭陵公主碑

蘭陵公主太宗第十九女名淑字麗貞駙馬都尉慶

州諸軍事使持節慶州刺史扶風竇懷慙太穆皇后
孫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竇德素子也史書竇氏二
十餘人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言慙為太穆皇后族
子而已此碑亦可以備史之缺撰者據金石錄為李
義甫無書者名姓而方整勁拔亦歐虞之流亞也

石

墨鶴華

汝南公主墓誌

行楷 虞世南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間而往往左袒永興余初不服之以虞之肉似未勝歐骨蓋謂正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並蘭亭詩叙治頭眩方卑亦在枯樹上游則非鄱陽薄冷險筆所能並駕

矣

弇州山人稿

天后御製詩并書一通

王知敬正書 永淳二年 今在少林寺

知敬工草及行尤善章草入能膚骨兼有戈戟足以自衛毛翮足以飛翻若冀大畧宏圖摩霄殄寇則未

奇也

書斷

知敬善隸草行評者謂如麒麟將騰鸞鳳欲翥

墨池編

夏日游石淙御製詩并序

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 碑在嵩山石淙崖上

右唐武后夏日遊石淙詩并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

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於平樂澗之北崖

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井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於錄顧刪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湯漈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為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曩語余澗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摹拓故儲藏家罕有之余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咏往往出於載紀

之外若賈竦華岳詩李夔恒嶽詩任要韋洪岱岳觀
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諲古風臨朐馮氏詩紀海
鹽胡氏唐音統籤泰興季氏全唐詩集皆畧而不收
斯碑亦棄而不錄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
傳於今予因為跋其尾

曝書亭集

岱嶽觀造像記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岳觀今存小殿三楹
土人稱為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蓋

合而束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
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
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
聖歷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
二首神龜元年一首景龍二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
二年三首開元八年一首大歷七年一首建中元年
一首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
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

面皆無字唐碑於泰山者唯此及玄宗泰山銘蘇頌
東封朝覲頌二文皆磨崖刻於山上而此碑在山下
以小而雙束故不仆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獨完
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脩齋建醮凡二十許共此
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灾石者矣
但不知趙德甫金石錄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
者正多耳碑為積土所壅余來游數四最後募人發
地二尺下而觀之乃得其全文云

碑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壘人作厓聖作璽臣作

惡年作孽月作㊦亦作㊧

韻會以㊧為生字誤攷此碑及順陵碑㊧字並是月

字

日作㊨星作○正作𠂔授作掾

契苾明碑授作釐

初作𠂔

唯屐字無可攷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

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其璽歷年記有云設金

錄寶齋河圖大醮泰㊩泰古七字大玄經玄攤曰運

諸泰政玄梘曰梘擬之二泰方言曰吳有泰娥之臺

晉束皙玄居釋夕宿七娥之房

王莽候鈺銘候鈺重五十泰斤是也

後人不知妄於左旁添鑿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

一筆

唐碑書七字亦有作漆者今墨子書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張參五經文字七作漆

後人省筆作柒柒即漆之草書趙古則謂以七漆二字合成造之非也山海經剛山多柒木水經注漆水

下有柒縣柒渠柒溪字皆作柒今作柒又柒之省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勅表狀書
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二十三十四十字是知前
此皆借壹貳等字矣不知其始於何年也

程大昌演繁露曰古書一為弋二為弌三為弌蓋以

弋為母而一二三隨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

一畫為一單書二畫三畫為二為三起自何時今官

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

是壹貳參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

為用貴點畫多不可改換為姦爾本無義理若十之

用拾八之用捌九之用玖尤為不倫

韻會捌破聲劉欽遂初賦石捌

破之亦有似可相通者易之參天兩地左傳自參以

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是嘗以參為三矣

致工記銀矢參分第矢參

分莊子參月而後能外天下史記滑稽
傳飲可八斗而醉二參並以參為三
顏子不貳過

士有貳宗國不堪貳為其與正為副則貳之為二尚

或可以傳會矣在顏師古時江充傳固已訛大臺為

太壹又薛宣傳本曰壹笑為樂而俗本乃改壹笑為

壹矢是此時一已為壹矣若元本不用壹字則一字

本一畫何緣轉易為壹也又今漢書凡一字皆以壹

代詩壹醉日富壹者之來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周禮典命其士壹命公羊襄二十九年傳許夷狄

者不壹則一變謂壹已在師古之前矣冊府元龜謂

而足

則一變謂壹已在師古之前矣

冊府元龜謂

作一流俗本改
壹為誤非也

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之字無有
用阡陌之阡伯叔之伯者余故疑舊本不曾改少畫
以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自何時

洪氏容齋隨筆曰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
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皆同鳩鳩序刺不壹也又云
用心之不一也而正文其儀一分表記節以壹惠注
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漢
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

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當則一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價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

冊府元龜文宗大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却書其本字今按景龍以後碑志之文固皆書其本字矣不知何以復有此詔

六條金石文字記

昇仙太子碑

行書 天后御書 聖歷二年 今在偃師縣南三

十五里府店

緱氏山
本廟

武曌淫橫千古而亦假借柔翰天之生才於彼何其
不靳也此文未必真出后手當是北門學士語碑首
昇仙太子之碑六大字飛白書作鳥形亦佳飛白書
久不傳於世此其僅存者耳

石墨鐫華

武氏北晨淫革唐鼎此書遂欲亂千古同文之治嘻

何其甚也文似北門諸學士手筆意較媚無鐵椎
悍馬時意氣且既為太子立碑而以蓮花六郎稱其
後身得不穢千古青簡耶為之一笑

弇州山人稿

唐武德舛訛立國規模未定太宗力行仁義而未純
繼以高宗之昏前徽幾墮得武曌剛明精密之心思
整頓二十餘年而後海內貼然馴致高麗百濟一一
收服以隋廣之強貞觀之武不能得者以一婦人竟
其績即其崇武抑李不無大罪而有功於唐則多矣

觀其詞筆之美不遜文皇寧非天挺之豪乎三郎不知妄作遂以亡唐論者貴有目力耳

墨林快事

唐崖紀太山銘

八分書 明皇御製并書

記太山銘唐開元帝製及手書相傳燕許脩其辭韓史潤其筆以故文頗雅馴不猥弱隸法雖小變東京最為穠勁饒古意余嘗游其地度天門造碧霞鬱滃雲霧中此銘獨煜然有龍翔鳳翥之態包叅軍搨得

一本以示予予既讀而愛之然竊有慨於帝之侈心也木有蝕蠹入焉當時天下幾小康帝意以前薄秦皇漢武不足道而不知太真林甫國忠祿山之徒固已乘其侈而入之蠹矣叅軍得浯州中興頌當時置墨池傍閱之其治亂始未有大足相發者噫嘻可畏哉記太山銘者唐玄宗皇帝御撰及書字徑可六寸許雖小變漢法而婉縟雄逸有飛動之勢余嘗登太山轉天門則見東可二里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

於雲烟之色飛既摩挲久之惜其下三尺許
為搨工人惡寒篝火焚蝕遂缺百餘字傍有蘇丞相
頤東封頌正書閩人林煒以四大字刻其上惡札題
名縱橫漶滅不可讀悵然而下後人事事可憎殆不

特此

二條 弇州山人稿

玄宗御製并書文詞雅馴而分隸道逸婉潤最為得
意之筆刻在太山高崖字大六七寸石方三文極不
易搨王戶部堯年為彼中司理見餉一紙如獲明珠

石臺鐫華

唐初諸人隸石猶略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也至玄宗而始一變力超豐艷漢法蕩然矣所書太山銘字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絕勝他書是其最得意筆

銷夏記

余所收有三本其二本有缺文王弼州所云為火焚蝕遂缺百餘字是也其一本無一字損壞銛鍛俱全

當是舊搨無疑

光映識

御注孝經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
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為河
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
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
可喜當其時為林甫所盡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
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內淒涼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
此循覽遺跡為之慙慨

弇州山人稿

此碑四面以蟠螭為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

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為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石墨鐫華

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其額云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

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

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國晉國公

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

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

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

舊唐書王璠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

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著姓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著姓中間人名下撓入丁酉歲八月廿

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

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

孝經疏序曰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魏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殆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

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
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為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
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
是也

二條金石文字記

玄宗御注道德經

唐石臺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
請於兩京及天下應脩宮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
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

荅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玄宗諸子十三人字皆一

體 集古錄

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
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宮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
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
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事
何績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
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

社學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
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歸震川集

涼國公主碑

右涼國長公主碑小許公撰而開元帝御書書法過
肥然點畫間自有異趣要自唐變此體帝為最也碑
辭大半可讀攷之唐史睿宗第六女字華莊始封仙
源下嫁薛伯陽今碑內封爵先後同而字乃從花莊
非華莊也又稱歸故丞相虞公溫彥博曾孫曦及攷

彥博傳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伯陽傳尚仙源公主
坐父穰誅流嶺表自殺然則公主固嫁薛伯陽再嫁
溫曦史遺曦而碑諱伯陽也

弇州山人稿

此蘇頌撰開元帝分書帝書潤色史惟則而此碑稍
肥要之一變漢法者也公主碑名花粧史作華莊先
封仙源嫁薛穰子伯陽伯陽坐父穰流嶺表再嫁溫
彥博曾孫曦史遺曦不書而碑諱不言伯陽

石墨鐫
華

今在蒲城縣其文有云開元十二載八月辛丑薨於

京永嘉里第按唐書天寶三年正月丙辰朔改年為
載而此在前二十年已云載矣蓋文字中偶一用之
後乃施之詔令符牒耳

金石文字記

金剛經碑

王知敬正書

任君碑

碑在汾州府南門外二里文侯村任君名恭官至金
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國男貞觀十七年二

月卒夫人郭氏其文有曰未挂東都之冠先覆北墉之首按論語伯牛有疾注禮病者居北墉下仁山金氏曰墉字誤當作墉室中北墉而南墉墉墻也

金石

文字記

棲霞寺明徵君碑

正書 高宗御製 高正臣書 上元三年

舊唐書明崇儼傳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閣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加允

納潤州棲霞寺是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為
製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今按此碑高正臣書史
家以御製并訛為御書耳

金石文字記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製書之
者高正臣也碑立於上元三年徵君者蕭梁處士山
賓寺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崇儼入閣供奉特為
撰文勒之於石石至今猶完好

曝書亭集

右高宗御製高正臣書王知敬篆額碑陰有棲霞二

大字乃大中庚子歲立今碑乃景子此即米芾所謂
手摩一丈玉讀盡上元記者書自聖教序中出極有

風骨可愛

蒼潤軒帖跋

封祀壇記

正書 武三思撰 薛曜書 登封元年

于志寧碑

正書 令狐德芬撰 于立政書 乾封元年

右唐于志寧碑以攷唐史列傳其徵時所歷官史多

不書今亦不復錄錄其尤著者碑云大業十年為清河縣長而傳云為冠氏長碑云自中書侍郎遷兵部郎中授蒲州刺史不赴後為衛尉卿判太常卿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遷禮部尚書而史皆不載中云自侍中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卿遷太傅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三品今以碑攷之其初拜僕射也未嘗領中書門下三品至罷僕射乃為同中書門下叅

謀朝政皆史家之誤又按百官志唐初宰相有叅議
朝政叅預朝政叅知政事其後有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平章事永淳中遂以平章事入銜而獨無叅謀朝
政之名蓋惟見於此耳

金石錄

涼國公契苾明碑

正書 婁師德撰 殷玄祚書 今在咸陽縣

以武氏僭竊之年載亂賊蠢譌之字此穢碑也收之
當愛其字而忘其惡邪足不然扶餘高句麗等國隋

廣富強之世太宗英武之主思折服之而不能一得
志者后能以夷狄歸順之才驅疲敝渙散之卒勝而
敗敗而復勝卒疆理其地而歸之版圖雪千古之憤
盖具開創之略故能籠絡駕馭不恤不厭竟底於成
立此碑所述平涼土又其小小者耳後世歷數一統
之君問學雄傑之辟能闢其藩籬否其人固窮充極
惡其略固可取也監古者取其略用之不勝於師蛛
之網螳之斧乎况其有功之佐又烏可廢也

墨林快
事

此碑立於先天元年十二月乃玄宗受禪之後而碑猶用武后字又明父何力史作何而此碑作河又其中特勤字再見皆特勒之訛按北史突厥傳大官有

葉護次特勒

通典同溫公通鑑攷異曰諸書或作勒勤今從新舊二唐書

迴紇傳

依託高車臣屬特厥近謂之特勒無君長契苾何力傳父葛隋大業中繼為莫賀咄特勒隋書高祖紀突厥雍虞閭可汗遣其特勒來朝李崇傳突厥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勒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此

乃作特勤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盟沒斯
此皆書者之誤若其中有云玉質金相作稍鷹揚字
前从未後从才又其小失也

金石文字記

李靖上西岳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劍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自
喜然攷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書生此書
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偽將其暴侮神羞求合
於杳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除而然耶劉

鍊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後果如言此書殆似或真有是邪將後人因此附益之乎鍊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若

可信也

廣川書跋

此好事者誣衛公而為之書詞可笑而劉鍊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言以此觀之真有是書耶又小說載公射獵行雨事殆異人不可以常理論也書三種潞

州者崇寧間刻藤縣者紹興間刻西岳廟則近刻筆亦道逸王元美稱之當是潞州本藤縣者不及近刻

又下矣

石墨鵠華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岳書真跡蓋厭隋亂已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為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士重乎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內矣是以卒能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余

得之劉長吾僉事云

東里集

世傳李衛公未遇為文告西岳神意在取天下次則
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攷之史衛公
初仕隋為殿內直長尋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
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
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於未遇時逆知為
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
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
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

蓋近代作偽者為之真妄男子也

曝書亭集

金石文考略卷七